



快閃小說簡介與 維吉利奧·品尼拉「快閃小說」三篇

陳 龔

「快閃小說」(flash fiction)一詞可能來自1992年在美國出版的小說選集《快閃小說：72個超短篇故事集》(*Flash Fiction: 72 Very Short Stories*)，是指字數由三百字至一千字的極短篇小說，其他名稱還包括瞬間小說(sudden fiction)、微型小說(microfiction)、明信片小說(postcard fiction)、小小說(short short story)、一支煙小說(smoke-long story)等等。快閃小說的特色是短小精悍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使讀者回味再三。據說海明威就曾經寫過一篇六個英文字「極極短篇小說」：For sale: baby shoes, never worn (嬰兒鞋子出售，全新)。

快閃小說並非新鮮事物，古希臘的一系列伊索寓言可謂其濫觴，而契訶夫、歐亨利、卡夫卡、阿瑟·克拉克等已是公認的超短篇小說家。至於以《雪國》、《千羽鶴》、《古都》等長篇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亦鍾情於「掌小說」的創作，甚至認為自己超短篇小說的價值高於較為人熟知的長篇巨著。日本的嚴肅純文學作家在經營長篇之餘，亦創作了不少晶瑩剔透的短篇精品。以《池袋西口公園》及《4 Teen》等聞名的直木賞得獎作家石田衣良的《掌心迷路》，則是明顯向日本「掌小說」之父川端康成致敬的作品。

至於在華文社會方面，彭歌早於1968年就整理出《小小說寫作》這本小小說創作入門的理論專著。張春榮在1997年所出版的《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》則較有系列地探討極短篇小說的各個方面。而隨著互聯網、流動電話、電子閱讀器日益普及，相信「極短篇」將會更加流行。痲弦曾在台灣〈聯合報〉副刊上指出：「極短篇……希望以最少的文字，表現最大的內涵；使讀者在幾

分鐘之內，接受一個故事，得到一分感動和啟示。」

中國內地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亦興起「微型小說」，當中邵寶健的《永遠的門》在內地、香港及日本均列入中學或高等院校教材。究其實，中國古代許多成語故事、寓言、笑話等都已經是微型小說，而由民初至當代的部份微型小說，更已翻譯成英語（Qi 2008），有助英語讀者瞭解漢語微型小說的發展。至於香港的微型小說，事實上較內地發展為早，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從香港的報紙副刊和文學期刊都不難找到微型小說的蹤跡，不過那時不叫微型小說，而稱為每日完小說、千字小說等等。

至於以下所譯介的維吉利奧·品尼拉（Virgilio Pinera Llera）（1912-1979），屬於古巴的快閃小說作家，亦同時撰寫劇本、詩歌及文學評論，代表詩作有 *La isla en peso*（1943）（《全島》）*La gran puta*（1960）（《大豬母》）。曾流亡到阿根廷，並在卡斯特羅上台前數月回到古巴。其作品及思想影響眾多古巴及拉丁美洲作家，包括古巴詩人雷納多·阿里納斯（Reinaldo Arenas）（其回憶錄《夜幕低垂之前》[*Before Night Falls*]曾拍成電影，並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）。但由於其文章對當時古巴文壇、政治、社會以至拉丁美洲情況頗多針砭，生前並不受注意。但隨著其作品逐漸譯成英語，維吉利奧·品尼拉的文學成就獲得重新評估，其不畏權勢、敢於批評極權政府的風骨受人景仰。

失眠（1956）

男人很早就上床準備睡覺了，但他睡不著。他在床上輾轉反側。他躲進被窩深處。他點了支煙、讀起書來。但又旋即將書放下，把燈再次關上。他就是睡不著。凌晨三時，他雙眼還是睜得大大的。他叫醒了睡在旁邊的朋友，告訴他自己睡不著，可不可以幫一幫忙。朋友建議出外散步，然後喝一杯菩提茶，關掉燈，就應該可以睡著。他照著去做，但仍然睡不著。他再次從床上坐了起來，這次他決定去看醫生。醫生給了各種各樣的建議，但對

男人完全無效。清晨六時，他把手槍裝上了子彈，對著自己的頭射了一槍。男人死了，但他仍然睡不著。失眠總是驅之不去。

山（1957）

那座山高三千英尺。我決定吃掉它，一點一點的吃。它和其他的山沒有甚麼不同：植物、石塊、動物，甚至是上山下山的人。每天早上我都會一股勁地上山，從路上遇到的第一件東西吃起。我每次都會花上幾小時做這件事。回到家時，我總是筋疲力竭，牙關腫脹。在休息片刻後，我坐在門口凝望著遠處蔚藍的天。如果告訴鄰居我所做的事，他一定會笑破肚皮，以為我是瘋子。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，我清晰看到山的寬度和高度都正在減少。相信不久人們就會歸咎於地質變動。而這也是我的悲哀所在：沒有人會希望承認我就是那個三千尺高山的狼吞虎嚥者。

游泳（1957）

我曾嘗試在乾地上游泳。事實上這比在水裡游泳更好。因為你已經到最底了，所以不用害怕再沉得更低。依照同一邏輯，你之前已經被水淹沒。人們無須於黑夜在提燈的幫助下，抑或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光裡，把我救出來。最後，由於沒有水，我死了身體也不會變得腫脹。

我不會否認，在乾地上游泳，令我想起對死亡的惶恐。驟眼看來，那就像臨終前的劇痛。當然，兩者仍是有分別的：當你在與死神搏鬥的同時，你仍然是活生生的，仍然非常清醒，清楚聽到人家窗子傳來的聲音，清楚看到在地上蠕動著的蚯蚓。

最初朋友對我的舉動都不太贊同。他們逃避我的目光，甚至偷偷為我飲泣。現時，他們都不會再有這種想法，令我非常欣慰。他們知道我在乾地上游泳非常暢快。有時我甚至會將手伸進大理石磁磚內，為他們捉一條被困的小魚。

參考書目

- 川端康成著、梁惠珠譯（1994）《掌中小說》台北：星光出版社。
- 川端康成等合著、李浪譯（2001）《寶石的光芒：名作家極短篇傑作選》台北：新雨出版社。
- 石田衣良著、王蘊潔譯（2009）《掌心迷路：石田衣良極短篇》台北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。
- 阿兆（2006）〈香港微型小說近況〉，<http://www.hongkongwriters.hk/node/249>。
- 馬家駒（1997）《中國歷代微型小說一百篇》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張春榮（1999）《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》台北：爾雅出版社。
- 弦等（1992）《極短篇美學》：爾雅出版社。
- 彭歌（1977）《小小說寫作》台北：遠景。
- 鄭樹森（1994）《當代世界極短篇》台北：爾雅出版社。
- Qi, Shouhua (ed. and tr.) (2008) *The Pearl Jacket and Other Stories: Flash Fiction from Contemporary China*. Berkeley, CA: Stone Bridge Press.
- Thomas, James, Denise Thomas and Tom Hazuka (ed.) *Flash Fiction: 72 Very Short Stories*. New York & London: W.W. Norton & Co.